





## (拙守)

見了那書，心裏想道：「這書裏面，果然有稿本，看這委實令人接納不下，於是又陸續胡謔起來，居然也

## (折舊)

不轉念如嗎，這幾聲凶狠的罵之聲，則像，這般火灼的燙，外面什麼事，我故意問阿徽，媽媽打阿小妹，就是海棠，你的媽不是已經死了嗎，阿徽聽了我的話，兩顆明珠似

## (才三)

知意是，把那些個老幾句，  
會糊塗的，答覆了那些老幾句，  
結果，是把舊雜誌書上，別人的  
著作抄了一篇，將題目變動變動，  
稍加添了幾句之乎者也，便寄  
往一家報館去。那報館的編輯  
，竟給我瞞過了兩天，便把  
我那篇抄品登出，我看者直喜得  
抓耳撓腮，正在預備再抄一篇去  
，不料第二天原作者，已經寫信  
去，報館裏告發，報紙也不客氣  
，登把原作者的價，完完全全的  
登於報上，並且在信後再加了一  
大篇，冷嘲熱諷的話，滿著，我  
自呼此差着之後，便經埋頭去  
研究學問，誓不再抄襲旁人的

有一天我去拜羅蘭的朋友上根生，他結婚才不到兩個月咧！他們  
妻倆，總得狠投機呢。那個道子羅蘭，一番說話，才知他心裏  
原來藏得狠狡。他是一個舊知識分子，根生到過外洋留學，那裏有意  
呢？下面就是根生說他妻子的話，根生說：「伊也不知趣了，一  
到晚，不是看書，定是繡花，總也不說什麼體己的話，閨房之樂  
在那裏呢？」叫伊一同出去也不肯，不要說什麼，「宴會咧！跳  
舞咧！」際際下，一些也不知道，我出去，朋友總得問你夫人怎  
不回來啊！唉！教我拿什麼話回答他們呢？

有一天，我又到一家朋友那裏去，他也是結婚不到兩個月咧，  
也奇怪，他見了我也不住的唉聲嘆氣。原來他新夫人太新式了！  
說「伊也太不知趣了！一天到晚，總是在外面，這也不用講，伊一  
月的要，撒我一人在家，冷清清地，獨守空房，這也是開會，定  
是耍用太久了！教我那裏擔任住咧！就是家裏也應該收收拾  
呵！甚麼原是管家的，長此以往，如何料理呢！」……我說他  
們兩夫妻，何不各換一下子。

## (卵石)

眼淚，不尤得滾了下來，我那裏的嘴啊，可憐他早已死口氣說：我的糖不死，我何致這裏，好很心的哥哥，因為嫌之故，竟把我推到這地獄中，要是你在此，你肯任他嗎？阿微自言自語地哭泣，又不敢聲，我恐怕被夢的假相知道，要緊她換打，因此不敢再往下，過了五分鐘，我才說，我要哭，阿微拭了淚，堆了一副笑容，

[illegible]

## (士道小)

江西龍虎山張天師，狼狽逃遁後，其平日自欺欺人之種種道術法力，已真相畢露，但據本城城隍老爺言，張天師之蓮袍何，固爲一種惡道，而其氣數將盡也，亦無辦法，則早已按定。蓋道土所空所穿之八卦道袍，固爲八八六十四卦，現在之張天師，已第六十三代，與八卦之數僅在一代，豈非氣數將盡乎，小道士聞此，以爲尚覺言之成理，故錄之，以告注意張天師者。

(亞第京)

「戀愛的結果，是死亡別離，有聚便有散，是一般的公例，若要數，只除不聚是第一個妙法，但散為聚之聚，散亦可為聚之因，留下一副不死的身軀，將來或有復聚。」日一，真個死去，便永鎮聚不着矣。

這段話的聲浪，發生在一間書房裏邊，一個三十多歲的人，站在那裏口講指畫的演說，一個二十多歲的人，斜倚在書桌旁邊，

「我在這慘無人道的專制婚姻底下，既辜負了自己，又辜負了他人，便度過時日一刻，離了比維利還難受，你要是處毒蟲的職務，使我的一切思念，切煩煩，從此完全結束，我便感激你到萬分，不阿……」

後生說到這裏，忽然從外邊闖進來，一個三十多歲的人，猛力將那

(續)

地的名士，在一年以前，他在一家醫經世代的府中，當家庭教授，借著文字因緣，和那府中的主母，發生了一種強烈的精神戀愛，被允當家庭教授，後來因為別種關係，不能不辭了出來，從此侯門偕海，一面孤絲，後生便鬱鬱無聊，便得了神經衰弱，的病症

這天，後生在書房裏過，出了一陣神，開了箱篋，抽出一管小槍，用右手握定了，對着那管手槍說道，「你便是使我脫離無邊苦海，超昇靈樂世界的一個接引尊者，

過歸越郡縣，重與家人兒，兒童間客來，母妹避不面，頗有記事，稱述獨同心，變異在形骸，共心初未變，從頭接續歡，愜愜取分枝，誰能調泡電，

泡電莫測，理可靜思得，上下天地間，浩然氣充塞，一切衆生，空中定遊式，猶是不飲亦不食，假物曲式憑，與人若，草木輕春榮，猶是當年植，見蟲入眼各，電鳴驚其狀，如謂長生，何以償且直，如謂合銷亡，何以又生殖，可劍刺復時，牛

大地有山河，風大搖且揚，羊死復為人，人死復為羊，乃至十牛，生死相輪轉，何如不生成，永永依空相，解除千劫夢，立見此

殺害，若不如是者，業緣自延長，盡落色相內，惡國傾沙劫，不非殺盜，有如此風狂，化身及億萬，能為世之殃，降降歸歇絕，必

隨滅亡，其生不足道，其死何悲傷，

## 生、

**四民主義** (理念)

孫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義，在中國哄動一時，現在居然有人又發明一種四民主義，到也發覺發覺是蘇白、何樂之、一的想

(拙守)

余內姊楊朱氏，係外舅朱嵩南先生之女也。天性誠篤，禮教夙聞。年七歲，曾以肉以療疾疫，識二十餘，歸原籍安徵潯居在蘇之揚昌郡爲室，生有一子，命名康壽，泊清光緒十八年，伊夫呂君病歿，發瘞盡，時節婦年才二十有九，上無翁姑，下幼身寡，孑然立，形影相弔，旋因胞弟祖想又遭身故，老母孤子湊切，雙目失明，頓覺披枷帶鎖同居，屢次待奉，效古人以舌砥治之法，求及匝月，頓復光明，人皆以爲緣感所顯云。宋基重、誠齋課徒、聊仲淵溺，追獲孤成入，皆以爲織就孝所顯云。宋基重、誠齋課徒、聊仲淵溺，追獲孤成入，皆以爲織就孝所顯云。

光緒十九年，前經鄰里族陳陸賡實大略，於政府，生苦寒徐士、垂三十餘年，前經鄰里族陳陸賡實大略，於政府，生苦寒徐士、總統章等務部核准，照度揭條例，頒給女科貢匾額、臂囊袋及並緞章等，芳徽長展，久欽松柏之標，形管斯揚，以邀大功之建。余忝居戚黨，深知如來，值世人心目下，舊道德掃地無遺，特紀之以風世人焉。

厭人、

吾鄉謠詠，九月菊花黃，先生訂  
館忙，在科舉時代，此風頗盛，  
現在已成舊名詞，不足道矣。  
然私塾未絕於天下，則先生訂  
席，亦不能謂絕無進退，每當就  
七八月，一般請館專家，早將生  
生之大計填出，昌言於衆，曰：

(石仲)

婚姻問題是人生的大事，是社會的重要問題。吾鄉某某之訂婚，迨至今日，素稱契合、彼此互愛，俱在歡意中，父母亦默然爲之喜甚。今世間，男長女大，智識已開，咸不歡意，未敢明言，乃因舊家庭之束縛，難達自由之目的，於是強迫結婚，在旁人事已明白，而家長東作西想，兩家頗起恐慌，社會上謔爲「一槩笑話」，觀此則舊家庭早衷求學求，兩家頗起恐慌，社會上謔爲「一槩笑話」，觀此則舊家庭早年訂婚之弊，於此可見。故我之希望，今之主持風化者，亟宜剷除封建之繫，對於貴族，救一方面由以結締之流風，提倡折衷制度。

此

生此時，欲徵他館，則此處辭去解決、若願回所屬，所以秦姑對流也。至若東家於先生，果能抗拒儒，東家又會抗先生，此成約已名譽、養成子幹道總之東家不肯爲己，乃爲先生既因其賢，待將經我，直則東家之，遂逐於聲勢地、營花柳之場、亦非開厭戰、與先生相值、與先生見面之日或以年計、或以至全年計、先生之優劣、東家不知、僅憑僕婢爲師最而己、此又一派、尤可生臉最而已、此又一派、尤可爲風範、東家欲先生教職、其屬則欲其寬縱、先生尋常、館、學生則自由不來先生苦節惡劣、辱罵則嫌來先生貪婪、以此請館、可謂一團糍矣、爲此言、非爲先生辯護、亦非東家被以惡名、總望東家與先生各問良否、各盡其道而已、生聽者、請先生者聽者